

17-05

湖北監利縣

監利文史資料

第一輯

1984



監利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监利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人才辈出，百业得以振兴。前人创造的业绩，是后人的财富。

本辑收入我县近现代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情况的史料共三十四篇。在这些篇目中，既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史实和英雄人物事迹，也有抗日时期的战斗史料和各阶层人士揭露日、伪、蒋罪行的记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本辑选入的几篇爱国民主人士的事迹，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一战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辑各篇只是对监利近现代历史的几个小小的侧面作了一些反映。我们将继续出版第二辑、第三辑……并逐步向专题化、系统化发展，力图将监利近百年的历史概貌，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

整理史料要求做到“存真求实”。我们热忱希望知情者和广大读者，采取“质疑、补充、订正”等办法，帮助我们核实材料，努力做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我们的这一资料真正成为有说服力的，能对后代产生积极效果的历史财富。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起步很晚，编辑人员不够，水平不高，本辑编审过程中，虽得到领导与各方面同志的大力支持，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监利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一九八七年十月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监利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前言	(1)
贺龙“借”枪	杨新民 (1)
贺龙遵守群众纪律	李明远 (3)
监利县抗日自卫队的斗争纪实	郑桓武 (4)
记吴子光镇长抗日的英勇事迹	鲁平安 (22)
王钟白、周厚臣二先生力筹抗日军饷	王祖发 (24)
在反击日伪战斗中	陈习鹏 (27)
回忆慰劳王劲哉	吴光铭 (30)
我在王劲哉部下当兵十二年	王金和 (37)
一曲怒歌响容城	徐凤歧 (40)
智抓日本兵	李金蓉 (43)
侵华日军的白螺飞机场	杨立民 (45)
日机轰炸堤头亲历记	夏少阶 (49)
在烽火中诞生的监利县第一所中学	黄 诚 (54)
监利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徐金亭 (57)
监利县解放前花鼓戏发展概况	邹绍龙等 (58)
民国时期的车湾堤工程处	张佑清 (61)

一起残酷的水利械斗·····	陈少敏 (65)
党建国率部起义始末·····	文霞芳 (72)
虎穴劝降·····	杨貽咸 (89)
国民党监利县党部琐记·····	周慈仲 (93)
关于监利县参议会的片断回忆·····	孙昭淦 (98)
解放前尺八地区汉流组织情况·····	李维志 郑煜南 (103)
陈步云烈士永远活在监利人民心中·····	刘扬生 (108)
湘鄂西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张孝贵·····	周 勤 (113)
中共特别党员张海华·····	杜炳南 朱子香 (117)
回忆祖父黄少山·····	黄顺之 (123)
姜玉笙与李济深·····	姜柱臣 (139)
忆姜玉笙先生二三事·····	黎支香 (142)
父亲阮景星事略·····	阮本漪 (144)
回忆张南溪先生·····	张永良 (149)
回忆父亲穆容卿·····	穆经武 (153)
爱国商人李立诚·····	李宜兴 (155)
拳师和草药医生李芳烈·····	王祖德 (157)
监利著名学者王柏心·····	戴祥林 (160)

贺龙“借”枪

杨新民

一九二八年元月十八日，阳光和煦，下午四时许，一艘从武汉溯江而上的小火轮，突然停泊在监利县观音洲港口。

小火轮靠岸，船上走下来二十多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与众不同，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注目。里头有两个人穿戴特别阔绰。其中一个人，身材魁梧，头戴礼帽，身着虎皮貂毛领大衣，脚蹬崭新文皮鞋，戴着一副黑色眼镜，嘴上还留有小八字胡，右手拿着弯曲的烟斗，讲一口标准的湖南话。他不是别人，是原国民政府北伐军第二十军军长、“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另一个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挺精神，长得眉清目秀，精明强干，装束与贺龙同志相似。你道他是谁？他就是我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周逸群同志。他们边讲边走，谈笑风生，向观音洲团防所在地走去。

观音洲团防的哨兵郭小仁，一眼看到江边码头上走来一群与众不同的达官贵人，吓慌了，连忙跑到团防队长张贵福的住所报告。此时，张贵福正横躺在床上与他的姘头郑红姣吸鸦片烟，他们眉来眼去，频送秋波，窃窃私语……郭小仁将门一推，见此情景，当时向后退了三步。张队长不高兴地问，是谁？有什么事情？怎么不进来？郭小仁再不敢推房门，就站在房门外报告队长：“洋船上，下来了几个大官，可能是来检查我们团防工作的。”张队长出门眺望，惊喜交

集，心想：“上司派长官来检查观音洲团防，一定是我们工作有成绩，我该交好运了。”

张贵福急忙整理衣冠，叫他的姘头去后房避一避，他去迎接政府官员，立即吩咐吹哨子全体团丁集合。本来有二十几个团丁，但是，有的团丁上街去酗酒，有的团丁去寻欢作乐，还有十五、六个团丁，分成两行，列队欢迎。张贵福高兴地说：“请长官训话。”

贺龙同志从容不迫地“检阅”观音洲团防，走到张贵福面前，把张的手一抓，然后将墨光眼镜取下来，说：“你认识我吗？我不是你们政府长官，我是贺龙，来找你‘借’枪的！”

（贺龙等人初到监利时只有两支驳壳枪）此刻，张贵福的脸刷地变白了，瘫痪在地下。有一个团丁正准备朝贺龙同志开枪，却被卢冬生同志一枪把这个团丁打倒在地。跟随贺龙同志来的人一涌而入，将观音洲团防的六支步枪、四支驳壳枪全部缴获了。

张贵福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地说：“老、老、老总，你把我的枪拿去了，我怎么好向上司交待呢？”贺龙同志风趣地说：“这个好办，我给你打一张借条。”贺龙同志真的写了一张借条：“今借到观音洲团防步枪六支、驳壳枪四支——贺龙。”

临行时，贺龙同志召集观音洲团防所有人员训话：“你们吃的穿的都是穷苦老百姓的，今后不准你们再做危害人民的事，谁要是做了坏事，我回来后，就杀你们的头。”张贵福说：“我、我保证，我们再不敢做危害人民的事。”

贺龙、周逸群等人当即上小火轮，离开观音洲港口，前往监利县反咀与贺锦斋会师去了。

贺龙遵守群众纪律

李明远

一九三〇年八月某日。警卫人员行动真麻利，才到周老嘴，驻房刚分下，就将贺老总的卧铺张罗好了。

贺老总从对河军委会开会回来，厨房还未下饭，就身朝卧铺上一躺，想解解疲乏。平展展、硬梆梆的——警卫人员摸透了他的脾气，不铺一根草。论条件，通风向阳是再好不过的了。贺老总使劲地伸了个懒腰，蛮舒服，顺手把垫毯揭开一看，发现是一副又光滑又生异香的柏木板，便如卧针毡般翻身起来，唤一声：“小刘！”

二十岁的小刘，身材不高，十分机灵，他应声来到贺老总身边。他以为是贺老总的肚子饿了，抢口言道：“今天柴火难买，饭做迟了，请您稍等一会儿。”

“肚子没意见，身子可有些不自在罗！”

“怎么啦？”

“这铺板是哪里搞来的咯？”

“借的。”

“找谁家借的罗？”

“荒货铺。”

“荒货铺？”贺老总沉默良久。

“对。就是卖旧家具、旧木材的铺子。”

“你这个小鬼，谁让你跑到荒货铺去借铺板？”

“那……”对答如流的小刘开始发呆了。

“那里只有卖的商品，哪来现存的铺板借的咯？”

“这个……”小刘一双天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所措。

“那里的东西，一般都是穷苦人家有急难才弄去变卖换钱的。懂吗？”

“这……”

“我们借来当铺板，一则未经卖主允许，二则会耽误人家的变卖时间，这是个群众纪律的大事罗！”

“哦！”小刘心里一下子亮了。

事不宜迟。贺老总亲自动手卷铺盖，小刘红着脸搬起铺板，车身出了门。

望着小刘的背影，贺老总笑着自语说：“还是个毛糙子罗！”

监利县抗日自卫队的斗争纪实

郑桓武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武汉前夕，我经严立三委派为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视察，视察汉阳、汉川、天门、潜江、江陵、沔阳等六县的应变布置。我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汉阳蔡甸镇，住在七肖大湾肖利山家。当晚得与老友肖利山、肖毓福、张天晖、姚杰、肖文安等晤谈。我问他们在武汉沦陷后作何打算。肖利山说：“董老已有指示，在日寇侵

占武汉后，应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在川（汉川）、汉（汉阳）边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我说：“严立三代主席已向他表示，将任命我为鄂中战区某县县长，如果其事实实现，你们是否愿意与我合作抗日？”他们当即表示：为了团结抗日，只要推诚相见，一定应邀前往。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我到达监利任县长时，即写信派专人往访肖利山等，请践前约。这时，我已获悉肖利山等在很短的时间里，搜集国民党部队弃守武汉时沿途遗散的步枪二百余支，组成了“川阳抗日游击队”，由姚杰任队长，张天晖任指导员。接着，他们为了团结抗战，在童世光的领导下，将“抗日游击队”与国民党汉川、汉阳两县政府合作，先后编为“汉川县抗日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抗日自卫第五中队”，分别由姚杰、肖文安任队长。当我去函邀约时，曾考虑到在如此形势下，他们是否能践前约，似无把握。但时隔不久，在四月中旬至五月上旬，由童世光负责选派的张天晖等，分两批到达监利。除了姚杰等老友外，还有一位韩白起，是海南岛文昌县人，二十余岁，极为干练；另有一位汉川县人熊树珍，我以前不认识。姚杰在担任“川阳抗日游击队”队长时，暴露了政治面貌，到监利后改名“姚次卿”。不及两月，他们在监利县担任了重要职务：张天晖任县政府助理秘书；姚杰任监利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朱河区区长；肖抱真任区员，配合掌握区政；韩白起任大队指导员（国民党自卫队编制并无指导员，是我们特设的）；熊树珍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王德馨任大队指导员。监利县抗日自卫队编练改造过程中，有不少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的班长，均由他们提拔为各大队的分队长，

大大提高了自卫队的素质。

从此，监利县抗日自卫队一直在上述这些共产党人的领导掌握下，痛歼日寇，勇斗叛匪，用他们的血汗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但在当时，这段革命史实却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所掠夺或湮没。

现在，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作为当时的历史见证人，有责任如实地将这段史实公诸于世。

一、首战告捷，全歼叛匪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的某日下午，我接到驻潜江老新口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曹勳的电话，他说：“我部驻守下蚌湖河防的独立大队长杜华庭，昨日午夜擅自撤离河防，率部经龙湾、张金河，向监利余家埠逃窜，似有继续东窜监利企图。荆沙警备司令王修身已派遣一个加强营配合我部第五支队管子芳部，预想将杜部压迫于余家埠、伍家场地区聚歼。请通告监利各区乡不必惊扰。并希在黄歇口、陈陀口至福田寺一线，扼要配备守兵，以搜捕漏网逃窜的零星小股。”接电话后，我们随即决定由姚杰派遣一个中队，分驻于黄潭、南禅寺、陈陀口等地，向西北方向警戒。晚八时，余家埠区公所打来电话：“杜部于晚七时突破第七纵队防线，越过黄潭，正向监利东南疾驰，曹部在本区西南白鹭湖口徘徊，没有跟踪追击。”事出意外，我即与姚杰、韩白起、肖抱真、熊树珍等紧急会商，决定以两个大队，分两路向入洪湖必经的要口福田寺疾进，必须于晚九时到达，由姚杰、韩白起等部署堵截。并急电驻守朱河的第五中队王承堃部驰抵福田寺南侧扼

守。不料，杜部叛匪在我一、二大队到达福田寺前半小时已越过该地，向洪湖窜逃。翌晨，侦知杜部已窜踞周何家湾，拥有渔船数只，停泊于该湾东北出湖港口，似有继续东窜模样。十时许，我们在福田寺研究对策，周老区区长常××和五、七两中队王承堃、蓝玉田等，力主撤回原防不予追击。因为按照以往惯例，越境剿匪必须呈报专署批准。韩白起、姚杰则认为，杜部经一日一夜之奔逃，已是疲乏不堪，窜抵周何家湾后，必自以为进入保险箱，不会意想到监利县抗日自卫队敢于越境冒险进剿。我们应攻其不备，猛扑敌巢，必可获胜。结果韩、姚意见被采纳。于是从韩、姚所掌握的两个大队中挑选了水性特好的士兵一百八十名，组成三个区队。第一区队由姚杰率领，从正面敌前登陆；第二区队由韩白起率领，绕向周何家湾东南登陆；第三区队由熊树珍、肖抱真率领，沿福田寺通向洪湖赵家岭的港道，涉水隐蔽前进；我率领警卫队跟随正面前进。当时，我们仅有轻机枪三挺，配置于正面，作为掩护登陆的重点火力。凌晨四时，各队均运动至登陆的指定地段，突然暴雨倾盆，能见度不及十米。韩白起区队鸣枪为号，各队战士均舍舟泅水，扑向敌阵。总队部号兵朱××（共产党员）猛吹冲锋号，不幸为敌轻机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经过一小时冲杀，将杜部包围压迫于该湾东北出湖口的港道中。天明雨止，残部全部投降，仅杜华庭带了几名卫士藉雾障的掩护向小沙口逃逸了。清点战果：俘副大队长夏世庵以下中、分队长十余名，士兵八十余名；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八十余支，手枪二十余支；救出被匪部掳掠的青年女子九名，经讯明后释归。这一战果上报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江防司令郭忏，均来电

嘉奖，并给予奖金。

在处理善后问题中，最为困难的是六十余名伤俘的安置问题。监利县没有卫生院，国民党兵站所属医院早已撤至鄂西。肖抱真、韩白起等坚决主张对伤俘给予人道主义待遇，肖、姚、韩等带头将伤俘从水坑中救出，背至小舟上，集中到福田寺，再以担架抬至周老嘴。镇上有一座福音堂可以容纳，韩、肖等向守堂人员商借，遭到拒绝。此时伤俘均呻吟街头，其状甚惨。在韩白起等人的力促下，我们决心将福音堂作为临时医院，将伤俘全部搬进。不料第二天上午，潜江老新口教区的神甫（意大利人）闯进周老嘴监利县政府行署，气势汹汹地嚎叫：“县长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谦和地让他入座，他质问我：“为什么强占福音堂，亵渎上帝？”我忍气吞声地向他解释。他不让我说完就厉声叫道：“限你明天全部搬出，并向教民道歉。”县府助理秘书张天晖在一旁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以传教为掩护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合谋危害我国……”张天晖的正义之声，使我激动地站立起来，指着他说：“现在是我国全面抗战的紧急时期，我有权对你进行管制，我现在把你押送出境，你以后要进入监利县境，必须得到我的批准。”他见势不妙，悻然走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同年八月，湖北省政府转来外交部查办强占周老嘴福音堂事件的文件，命我呈报事件始末。我们在申述中理直气壮地谴责了传教士见死不救、灭绝人性的事实。九月，接到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难先的批复：“呈悉，已照转，免于置议。”

对牺牲在战场上的那位号兵，我们在周老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厚恤其家属。

至于杜华庭叛逃的内幕，后据杜的副大队长夏世庵说，是金亦吾秉承特务头子康泽“曲线救国”的阴谋，为了增强汉阳黄卫军汪步青汉奸部队的实力，指使杜华庭率部叛附汪部的。

二、避实击虚，日寇受创

在全歼杜华庭叛匪的胜利之后，我们对监利全县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共编成七个中队，四个直属区队，一个警卫队。这七个中队分别归属第一、二、三大队。第一大队仍由姚杰任大队长；第二大队将熊树珍升为大队长；第三大队由黄雅清任大队长，朱凤桐（早年曾在天津受李立三领导作过工人运动）任副大队长；韩白起、肖抱真、王德馨等分任大队指导员。此时，监利县境的社会秩序，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基本上做到盗匪绝迹，商旅畅途，我们也就可以全力对付日寇了。

日寇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侵占白螺矶，以后筑起飞机场，在此经常驻有一个加强大队的兵力。我们监利县抗日自卫队凭河扼守在距白螺矶十五华里的柘木桥，每当发现白螺矶日寇出扰时，立即撤退到聂家河。因而日寇得以如入无人之境，在柘木桥、陡口子、聂家河一带掠夺耕畜，奸淫妇女，使朱河区南部人民经常处于一日数惊、藏匿港澳的恐怖之中，以致生产废置，田园荒芜。我们掌握了日寇出扰的规律：总是在上午八时许进到距柘木桥四里处，成疏散队形持枪戒备前进，抵柘木桥南，即盲目投放掷弹筒和扫射，进行火力搜索，过桥后即进入各村庄骚扰，午后二时返回白螺矶。针对这种情况，姚杰、韩白起等作了大胆奇袭日寇的部

署：在柘木桥日寇渡河的正面五百米左右的断面，挖筑三十余个掩蔽体，置以树枝杂草泥土，作隐身之用，不筑射击孔。各掩蔽体之间，有仅容一人匍匐行进的堑壕相通。在柘木桥背后一里的地方，有数座小村庄，埋伏着主力部队，分别挖掘了通向河沿的三条堑壕。六月十五日前夜，姚、韩等得到日寇一个中队将于次晨出动扫荡的情报。这天上午九时，日寇果然进犯距柘木桥二里的地方，以迫击炮、掷弹筒向柘木桥轰击。当日寇小憩于河沿尚未渡河时，隐蔽在掩体内的掌握有六挺轻机枪和三十余支步枪的抗日战士，在熊树珍一声命令下，立即跃出掩体向对岸日寇扫射。同时，埋伏在村庄的两个中队，在姚杰、韩白起的率领下，也飞奔至河沿凭堤猛射。日寇突遭奇袭，仓皇四散，向白螺矶奔逃。韩、熊率队泅水渡河猛追，为日寇架设于坟堆上的二挺重机枪的火力所阻，势甚危殆，幸而朱凤桐与警卫队长蔡训蒙（当时为共产党员），奋勇渡河，抢占敌重机枪右侧二百米左右的土墩，猛烈向敌射击，掩护韩、熊等撤下，日寇无力整队还击，逃回白螺矶。

这次奇袭日寇的战果：缴获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步机弹二千余发，迫击炮座二架，太阳旗两面，伤敌中队长野村，死伤敌二十余名，野村的乘马也被击毙。

我方中队长阚金魁（共产党员）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无比骁勇，他一听冲杀令下，第一个跳出掩体，端着机枪扫射前进，又率先渡河，以致中重机枪弹壮烈牺牲。另有士兵五名阵亡，十余名受伤。

三、深入虎穴，严惩汉奸

奇袭日寇获胜的次日凌晨，敌机三架侵入监利县城上空，投弹扫射，周老嘴亦遭日机袭击。以吴佑卿、刘秉衡为首的监利县豪绅集团与白螺矶维持会暗中勾结，散布日寇将炸平县城与周老嘴，进占朱河镇等谣言，藉此指责我们好大喜功，不恤人命。白螺矶维持会长刘××，竟收买一个和尚，到周老嘴见我，送上一张字条，诡称他不识字，系过路的挂单和尚托他转送的。纸条上写着：“如再不恤民命，必遭天谴。”警卫队长蔡训蒙对此极为气愤，自告奋勇地到朱河镇与姚杰、韩白起研究惩治维持会长刘××的办法，并于当晚率短枪便衣六名，绕过敌哨，潜入白螺矶，分散隐蔽在与我们早有联系的居民家中。晚十时左右，先以四人预伏在刘××姘妇处的前后门，蔡训蒙率警卫二名，破门而入，只见刘××与姘妇正在鸦片榻上吞云吐雾，他们迅即将刘按住，以棉花塞口捆绑起来，装入麻袋，悄悄地背负到预泊于河边的小船上，船启碇时，埋伏在白螺矶东街外的一个中队，获悉蔡等已完成任务，即向日伪的一个哨所猛扑，一时枪声大作，全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日寇不明究竟，只好在警备区内盲目射击一番。蔡训蒙将刘某解至周老嘴，讯明罪恶，立即枪决，并将其罪状石印了几百份，张贴于白螺矶、界牌、邹码头等日伪统治地区。这一深入虎穴，捕拿汉奸为民除害的行动，不仅震动了日占区的大小汉奸，对于那些奴颜事倭的豪绅集团，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勇斗敌伪，粉碎扫荡

七月上旬的一天，白螺矶、邹码头、界牌等地的日寇，

兵分三路，对我们发动了一次扫荡，凌晨四时，白螺矶之敌由正面直趋柘木桥，邹码头之敌向陡口子进犯，界牌之敌则向沔阳县永宁、永泰两乡的洪湖西岸疾走，企图占领监利县境的王福三桥，然后向西迂回至我军聂家河之背，向南压迫，防我脱逸。正面的白螺矶之敌，则企图在柘木桥与我接触后胶住不放，以争取时间，使邹码头之敌占领陡口子以后由东向西，横窜于聂家河前沿。敌企图完成此态势后，将我军分截吃掉。同时，敌机三架于上午六时盘旋上空向村舍密林俯冲投弹扫射。时当盛夏，湖上芦苇帐起，村落绿树成荫，田野碧波翻腾，极利于我分散隐蔽行动。我们侦知界牌之敌系以日伪军为主，决定击其薄弱环节。由姚杰、韩白起率领第一大队集结于王福三桥，并挑选精壮且水性特好的士兵六十余名，组成一个区队，由杨斯云（当时为共产党员）率领，分为三个小队，化装为渔民，由桐梓湖口入洪湖，分队隐藏于滨临洪湖的芦苇中。第一大队主力则在王福三桥前沿阵地，凭河堤堵击正面来犯之敌。警卫手枪队与第三大队朱凤桐部的一个中队则合并编成三十个便衣阻击小队，分散潜伏于聂家河以南纵横二十余里的广阔地区，利用村舍港汊为隐蔽，当来犯之敌越过柘木桥、陡口子向聂家河分路进犯时，我各阻击小队，忽出其前，忽现其后，时而左，时而右，予以干扰，迫使日寇不得不分兵挨村进行搜索。日寇入村后，见牛即牵，遇猪即宰，直到下午二时，尚迟滞于柘木至聂家河之间。界牌来犯的日伪军约六百人，进入沔阳的永宁、永泰两乡后，即大肆掳掠，奸淫妇女，于午后一时，闯入距王福三桥正面约三里的几个村庄，这时突然西南方枪声大作，敌以为我主力已被其胶住，即猛扑我王福三桥前沿阵

地，遭到我姚、韩大队以猛烈火力击退。我预伏在芦苇中的一个区队，已隐蔽地尾随敌后，当敌攻势受挫后撤，尚未集结整理时，进行突然袭击；熊树珍的第二大队亦迫近敌之西侧；当即由第一大队从正面出击：这时已形成对敌三面合围的态势，迫使日寇不敢循原路遁走，而向陡口子方向奔窜。这时熊树珍率领的一个中队与敌平行地竞奔陡口，打算扼敌归路。当熊部迫近陡口时，该地已为退守之敌所占领，致使熊树珍反被伪军所包围。当我们发觉日寇向柘木桥后撤，熊树珍孤军深入时，立即投入所有兵力，分两路向柘木桥、陡口子挺进。此刻已近黄昏，我各阻击小队各自为战，袭扰日寇归路两侧，终于迫使日寇越柘木桥向白螺矶逃窜。同时，主力抄袭围敌两侧，作向陡口疾进态势，围攻熊树珍部的日寇感到有被反包围的威胁，仓皇撤围窜去，我军当即攻克陡口。由于我全体官兵经历了一昼夜的紧张战斗，个个饥肠辘辘，疲乏不堪，因而除分别派出向邹码头、白螺矶的警戒部队外，其余全部撤回聂家河。

战斗结果：缴获步枪三十余支，轻机枪一挺，步机枪弹二千余发，太阳旗一面，击毙日伪军中队长一名，敌遗尸四十余具；并救回掳去的永宁、永泰两乡青年妇女数名和四十余头耕牛、牲猪，经查明均交回原主。我阵亡中队长连××（共产党员）和士兵十余名，负伤二十余名。

五、一场恶战，痛失豪杰

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调兵遣将，大肆吹嘘要在同年底直下武汉，规复中原，以沿粤汉线北上夺取岳阳为第一步，因而命驻守宜昌的长江上游江防司